

歷史與空間

史上肅貪是與非

馬承鈞

一場轟轟烈烈肅貪風暴正在神州全面展開。十八大以來落馬「大員」就有劉鐵男、蔣潔敏、李東生、李崇禧、劉志軍、薄熙來、徐才厚、蘇榮、令政策、萬慶良等等數十名，對此戰績，全國上下拍手稱快，落馬貪官身敗名裂，隱藏污吏人人自危。

上述成就的取得，中央巡視組功不可沒。現實是歷史的傳承，這一形式既是反腐情勢「倒逼」所生，也是中國古代肅貪智慧的延伸。讀史可知，以「巡視」形式排查貪腐在四千年前父系社會就見雛形，堯舜禹時代已有了「天子巡狩制」。毋寧說，自人類社會以來，正義與邪惡、廉潔與貪腐的較量就如影隨形從無停息，「巡視」形式也貫穿始終。

2200年前的秦始皇深諳吏治的重要，他在朝廷設立「監察使」，今天通行的「監察」一詞就是那時遺傳下來的。秦時對貪官量刑很重，《秦律》規定：「通一錢者，黜為城旦」，受賄一個銅錢就要接受臉上刺字、修城牆服役的懲罰。

到漢代，中央政府設御史大夫，其官銜叫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層級同於丞相。漢文帝劉恆執政時，見御史監察不力，還派出心腹下各地巡視，稱為「刺」；其孫劉徹（漢武帝）繼位後遵循此法，正式設「刺史」，類似今天的「反貪局」。劉徹還建立「言事變」制，鼓勵基層官員和民眾越級舉報貪官。以後還有了「公車司馬令」機構，接待舉報者；地方上置「登聞鼓」，供百姓「擊鼓喊冤」。

唐代將御史府升格為御史台，《唐律》規定：官員在轄內收受居民財物或向百姓借貸、役使人力，均以貪污論處。貞觀四年（631），明君唐太宗大赦天下，公告罪無輕重包括死囚一律赦免，卻特別聲明：「枉法受財之貪官不在赦列」，不給貪官活路。李世民重用賢臣，對直諫敢言矢志反腐的宰相魏徵褒獎有加，魏徵去世他親撰碑文：「以銅為鑒，可正衣冠；以古為鑒，可知興替；以人為鑒，可知得失……」

古代御史位高權重，手握「彈劾」和拘捕大權，讓貪官不寒而慄。巡查作為一種制度文

明，令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為讚歎：「中國延續一兩千年的文官制度很先進，堪稱政治文明偉大創舉。」

隋朝開創者隋文帝楊堅不啻從源頭治理腐敗，還狠抓官員的日常管理。他令親信「密查百官」，對貪腐者嚴懲不貸，他還獨創「釣魚」法鐵腕反腐：派人暗地向可疑官員行賄，一旦受賄，即行處死，引不少貪官上鉤，「以賄伏誅」。受賄成本如此之高，隋初的腐敗風迅速消釋。

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對貪腐也深惡痛絕，登基伊始就嚴懲腐敗，規定貪官與殺人犯同罪。他還在各州府特設「通判」一職，監督知州，直接向皇帝報告。建隆三年（962）趙匡胤下詔，「官吏盜公物據為己有者，贓滿五貫者處死」。彼時縣令月俸十至二十貫錢，貪五貫就獲極刑，自然令貪官膽寒。

肅貪需要強有力的執行者，反腐先鋒「包青天」剛正不阿，鐵腕肅貪的故事傳頌至今。他任監察御史時上書宋仁宗，要像唐太宗那樣重視諫官、採納諫言。為懲貪貪職任法的皇親國戚，他不顧個人安危多次仗義執言「直逆龍鱗」，終將郭承祐、王逵、李昭亮、嚴士良等一幫貪官拉下馬。包拯寫過一詩：「清心為治本，直道是身謀。苟幹終成棟，精鋼不為鈎。倉鼠雀雀喜，草盡免狐悲。史冊有遺訓，毋貽來者羞」，凸顯其肅貪決心。

吏治最嚴的乃明太祖朱元璋。這位放過牛的草根皇帝最恨貪官，他上台後誅殺貪官十多萬，二品以上高官就達152人。老朱還准許民眾將貪官直接綁赴京城問罪，「敢阻攔者，全家族誅」。貴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，是管理驛站的末流小吏，卻「恣意妄為，貪污受賄，害民不止一端」，被百姓綁進京，聽罷案情，朱元璋即命人砍掉其腳趾。清朝也鼓勵百姓越級上告，甚至可直接攔皇帝龍駕，宣佈「凡扣壓平民上書者，全家族誅」。雍正帝肅貪更猛，派欽差大臣代表朝廷巡查各地，查出貪官就地免職、索賄、抄家直至殺頭。

可惜，儘管如此，古代的腐敗卻「濤聲依舊」，甚至越反越腐、越打越多。明代就冒出嚴嵩、劉瑾、魏忠賢等一批「大老虎」，朱元璋哀歎「奈何朝殺而暮犯！」1644年亡國時，閩王李自成在北京官宦之家搜出銀子幾千萬兩，遠遠超過國庫存銀！

徒喚奈何的君王們頻頻使出新招。五代十國時南漢國王劉鋹，見滿朝貪腐成風，認為官員所以大肆斂財，是要為子孫留足家財，於是下旨「群臣有欲用者，皆闔然後用」，意思是誰想當官就把他閹（割去生殖器）了。劉鋹以為，沒有後代就不會貪腐了。這艘主意識有「反腐」初衷，但有違人道，太過荒誕，終難推行，南漢於是每況愈下，不久便滅亡了。

史上良相廉臣多多，如晏子、西門豹、魏



網上圖片

徵、狄仁傑、寇準、范仲淹、饒虎臣、海瑞、況鍾、紀曉嵐、張伯行、于成龍……東漢時羊續任南陽太守，將府丞送的魚懸於屋簷，表達拒賄心跡，被譽為「懸魚太守」。明代賢臣于謙進京前賦詩：「絹帕蘑菇及線香，本資民用反為殃。清風兩袖朝天去，免得闖闖話短長。」他們的美德高山仰止，他們也想利住腐敗風，但大氣候決定，誰也無力挽救這根深蒂固的腐敗魔咒。

究其原委，先天不足的封建體制，是導致「越反越腐」的禍首。歷代的監察制和刺史、欽差大臣均隸屬封建王朝，不可能從根本上遏制和剷除腐敗，誠如人云「適當的貪腐是專制王朝運轉的潤滑劑」。縱然各朝肅貪招數頻出，囿於體制原因，終歸逃不出虎頭蛇尾、功虧一簣的宿命。

「君臨天下」的皇帝的「反腐」，出發點乃是穩固自己的寶座。毋寧說，其本意不在反腐，只要你效忠皇上，貪與不貪並不重要。戰國時秦王讓王翦率兵打楚國，問王翦有何要求，王翦直言要良田美宅。秦王聽罷很高興，有人問王翦何出此言，王翦笑道：「我這麼說，大王就不會猜疑我，我只是喜歡錢財，不會謀反啊！」

歸根結底，封建體系是滋生腐敗的溫床，獨權制度是誘發邪惡的淵藪。制度有病，壞人變得更壞，好也會變壞。清朝的和珅，曾是一名清官，還曾奉旨查處別國的貪官，後來自己卻變成一隻超級「猛虎」。據查，乾隆年全國財政收入六七千萬兩銀子，和珅的家財竟超過國庫十年總和，罪大惡極，嘉慶帝只好賜其白綾，命其自殺。

今非昔比矣！今天是法治社會，我們的反腐倡廉，是為了中華民族江山永固、長盛不衰的千年大計，高層更用「致命傷害」、「亡黨亡國」來警示腐敗的潛在危險。國正天心順，官清民自安，只要真正「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」，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，「老虎」「蒼蠅」一起打，抓鐵有痕、踏石留印，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，反腐風暴贏得全勝就不是夢！

來鴻

翁秀美

花兒不走

雨，時橫時斜，時疏時密，洩透了大地。待小些，撐傘走向湖邊，天天相見的花兒，彷彿舊友，等我前來。

雨中的花草樹木紅的愈紅，綠的愈綠，花在枝上排着隊，既繁茂密實又彼此相讓，花瓣蕊沾滿雨珠兒。湖邊水竹芋的修長花莖上紫色翩翩，睡蓮的深紫淡紫愈加動人。花木高高低低，靜立雨中，清甜的呼吸與細語，在雨絲中飛揚。

看花兒，出神，若是她們會走路，世界會是怎樣？花們會走向哪裡？又想，如果花兒真的會走，自由地想去哪就去哪，那麼對於人來說，就相應地不自由，同時同地，既見不到熟悉的美麗風景，也沒有了對遠方的期待和對季節的盼望。

花們輕輕搖曳，似乎在說，我不走，我在這。

是的，花兒不走。從來不走。正因如此，花們經風見雨，苦樂同承，年復一年，依時而開。對一朵花，靜靜凝視，花顏嬌美，千年前的詩畫從心中跳出，如夢似幻。沉香亭北，名花傾國兩相歡，人花合一的雍容華貴；杜家園林，花兒鋪就的春色，開啟杜麗娘對青春的眷念；僻靜的柴門小院，門未叩響人未來，女子與桃花也正開得嬌艷，無慮無憂。燦爛芳華時，花兒記得杜甫也有過「曉看紅濕處，花重錦官城」的喜悅，流年暗換中，隔着簾幕遙遙聽到易安居士「應是綠肥紅瘦」的無奈憐惜。還有那木槿，朝開而暮落，生命只有一天，李漁說，此花應與萱草一起種，萱草使人忘記憂愁，木槿使人懂得愛惜生命。

花兒不走。花開一季，再見來年。正月梅花二月杏，五月石榴六月荷，豐厚的泥土，陽光，雨露，滋養着花兒，一時春華秋色，各有風姿。若是亂了次序，便違了自然法則。嬌弱柔美的春花走進寒冷冬日，恐不會有秦觀眼中「有情芍藥含春淚，無力薔薇臥曉枝」的詩情畫意，和風細雨尚且如此，又怎抵得過冰凌冷雪？而凌寒而開的梅花若是突發奇想，改居環境舒適的夏季，或者也難有高尚的操守與錚錚傲骨流傳後世。

尊重時序，順應自然，花們靜靜守望着美麗的花期與夢想。因為固守，古人對花愛之惜

之，倍有深情。除百花的生日「花朝」節之外，還依花季，每月挑一種當令的花兒，再挑一位與此花關係密切的歷史人物作為花神，頗為浪漫。當花兒被移栽至庭院溫室，開至盛時，或簪在美人髮邊，人花俱艷；或被連枝剪下，盛入瓶中，伴一室琴棋書畫，低唱淺吟，沾一身雅韻。而更癡者如灌園叟秋公那般愛花至誠，不顧性命地守護，以至感動上天，被封為護花使者。

因為固守，泱泱歲月中，花兒有自己獨特的姿態，各自的生命情調與性格品行。陶淵明做了第一個垂青菊花，引菊為知己的人，只為菊花不畏秋霜的精神與自己的孤傲氣質相契合。周敦頤「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」，只為蓮是花中君子。據說徐志摩喜愛西湖畔的蘆花，因為蘆花最能看出人生世代的轉移更替。

自然的格局早成定式，洛陽有牡丹，揚州有瓊花，杭州有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。花兒不走，而人，倒是在這世界裡各處行遊，登山看水，訪古問今，自然美景裡留下多少紅塵遊戲。走着走着，便看淡了，於是，將身心隱退，融入恬靜的花草田園。花兒不語，看人來來去去，閱盡世事，數遍風煙，開時盡情地開，落時安然地落，安分隨時，年年交付一個承諾：我沒走，我在這。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雨打風吹，多情多感的愛花人漸行漸遠，花兒依舊在，在屬於自己的時令裡，相迎清風，明月，陽光，雨雪，寂寞着，也繁華着，在一處，靜守，生息。時光經過，拂過花梢，捎帶着花兒的前塵往事，來到今天。看眼前千嬌百媚的花兒，不須問，仍和千年前一般模樣，一種心腸。



雨中的花兒。 網上圖片

薄扶林故道之十四

木木

風雨橋

廣西三江縣的程陽風雨橋，避邇聞名。郭沫若1965年為程陽橋題詩，有「何時得上三江道，學把犁鋤事體勞」之句。歸隱田園，大概是文人墨客共同的詠嘆調。然古往今來，蘇東坡一肚皮不合時宜，郭沫若朝野非議，真如陶淵明悠然見南山者，能有幾人？

風雨橋頭念沫翁，一身學問轉頭空。沽名惜利冰心老，錦繡文章也逐風。傲骨千秋顛沛裡，奴顏百媚弄潮中。西蜀自古多才俊，幾個文人善善終。

流年四問

(一)

最是去留難考量，丹心未改鬢生霜。寄情家國書生夢，幾載光陰賭一場？

(二)

三尺壘土起高台，一片歡歌送客來。他日煙消雲散處，誰人傾盞祭塵埃？

(三)

三更欲睡五更昏，忽夢故園一柳春。借問陶公秋菊下，風清月朗有餘樽？

(四)

身付曹營心問漢，安知何處再揚鞭？東山日出西山雨，竹杖芒鞋且樂天。

鏡中白髮吟

銀絲何忍鬢邊依，幾許多情幾許癡。半世奔波渾不覺，少年夢想漸依稀。紅顏靜鏡花辭樹，月上東天日落西。雲卷雲舒風物老，笑迎白雪映青枝。



畫中有話

圖：K. Wong

生活點滴

星池

天氣

緩緩睜開雙眼，瞧見晨光輕透進來，窗外的陰霾天空已不復見。多麼想給太陽寫一封信函，以表掛念。既不喜愛戶外活動，也非享受陽光帶來的熱力，不過，太陽實隱居太久，不禁生出懷念之情。這樣美好的早上，讓人豁然開朗。

近日，常常密雲蔽天，僅僅偶爾淡淡陽光，瞬間即雨急如箭。人與天氣彷彿愈來愈關係密切，縱使能理性懂得雨天不一定要傷感，卻心難免會被天氣微微牽動。另一方面，人類的某些行為，也會破壞或干擾原有的氣候系統。天氣變幻莫測，猶如人心那般難以捉摸。

颱風季節快將臨臨，腦海浮現了近期保安局的宣傳片段。急風暴雨之下，兄弟二人面向鏡頭自拍，興致勃勃地報道現正懸掛八號風球。弟弟隨即走近波浪滔天的岸邊，而哥哥繼續拍攝，當巨浪打在他的身邊上，哥哥毋忘叫喊「小心」，可惜，弟弟已瞬間被第二次的巨浪捲入大海，被無情吞噬。哥哥即丟下攝錄器材，傾斜的畫面顯示哥哥毫不猶豫跳進海中，欲救親弟。鏡頭一轉，瞥

見兩名救援人員的近鏡，盡力搶救肇事弟弟，而畫外音則是一段相關的新聞報道，簡述一名二十五歲觀浪者被捲進海中，身受重傷，其兄長則在營救時不幸遇溺，傷重不治，事件亦令一名消防員受傷。畫面亦已移往較遠處，目睹返魂乏術的哥哥正被搶救。片段結尾，以黑底白字標示「慎防貪玩之過，追風追出大禍」語句。約半分鐘的短片，清晰傳遞信息。

成人確實有選擇的自由，卻必須為自己的行徑負責，尤其失掉生命便無法挽回。宣傳片段當中，最終以弟弟的視點拍攝，宣傳哥哥為己喪命，震撼而發人深省。無奈過往曾發生相近的真實事件，人們在颶風襲港下，冒險追風觀浪，以玩命方式來尋求刺激或在網民面前獲得關注及優越感。如此輕率的決定，一旦出事，還會危及他人，如短片中，害得救援的消防員受傷。

此際，太陽仍笑盈盈，不知何時會暫別，然後與我們玩捉迷藏。刻下如此好天氣，像燦爛的生命，該當珍惜。

馮磊

豆棚閒話

刻薄家

錢鍾書先生是舉世聞名的大家。老先生有一名言，說的是「刻薄人善做文章」。不幸的是，這句話終於被人用到了他自己身上。

在《貓》這篇文章裡，錢鍾書是如此刻畫林徽因的。他寫道：「在一切有名的太太裡，她長相最好看，她為人最風流豪爽，她客廳的陳設最講究，她請客的次數最多，請客的菜和茶點最精緻豐富，她的交遊最廣。」

——以上文字，充滿了讚歎和褒獎的味道。但是，善良的讀者們馬上就發現了問題：在評價梁思成這個老實人的時候，錢寫道，「她的丈夫最馴良，最不礙事。」

文人相輕，也就罷了。偶爾意見相左，互相看不起，本來也是常事。自古以來，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」，練拳腳的水平高低，打一架就知道誰底了。但是，對作家們而言，如果非要弄個排行榜出來，那可是真的麻煩了。畢竟，文字這個東西，評價的標準等

等不一。所以，作家們甚至是文豪們之間互相藐視、攻擊、謾罵甚至暗地裡使絆子就再正常不過了。

林徽因出身名門，嫁給的又是梁啟超的兒子，建築學家梁思成。她的情人中間，又有徐志摩這樣的短命大詩人，追隨者裡還有金岳霖這樣的情種。所以，被人嫉妒就是必然的。「樹大招風」、「名高引謗」、「西遊記」裡說，「樹大招風撼樹」，講的就是這種情況。

冰心對林徽因似乎好感不多。她曾親自寫過一篇《太太的客廳》，對林大加貶斥。但是，與錢鍾書比起來，冰心諷刺人的水平確實還有一點點差距。在《貓》這篇文章裡，錢鍾書終於寫道，「遷居北平以來，李太太（林的化名）腳上沒發過濕氣，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。」

按照錢老的觀點，刻薄是作家們的共同特點。至於真相是否如此，那就只有作家們自己心裡清楚了。錢老如此關心「李太太」的腳氣，這裡就不僅需要有才